周易集義

序

溧陽強賡廷彥吉駪原三丈累世之好也賡廷彥吉二丈予所師事駪原丈齒少弱於予尤親丈僑居金壇者兩世戊辰予亦挈家歸僦屋荒榛中半菽不飽三鄰無過而問者獨丈厚予甚予客授於外家人饘粥或不濟輒乞貸於丈値丈空乏之時則質劑以應之有無相通朋友之義則然然豈可索之今之鄉曲鄙夫哉予少孤貧與物多迕丈一繩以古誼使不流爲狂易之歸或羣居放論譏呵當世士骯髒不平之氣亦遇丈而平蓋丈之澤予者深也丈於學無不窺而尤邃於易匡居斗室晨

鈔夕纂爲集義一編凡十餘季而卒業丈嘗謂予曰易寡過之書也以孔子之聖猶云假季學易可無大過故十翼所傳言理多而言象數少乾嘉以來言易者篤守師說祖漢祧宋於世應飛伏五行納甲之變甄極淵微幾幾入於泩簪方技者流而猶自矜絕業世亦從而矜之其於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故芒乎忽乎曾不一措意此豈孔子寡過之旨邪蒙纂是編一以程朱爲的諸家之說有犂然當於理而足補程朱之不及者亦擇善以從斷與十翼訢合於萬一蓋程傳朱義且有異同正不容墨守而執一也丈所言如是亦可知纂述之大凡

矣予不學於本朝言易者服膺船山王氏石林喬氏以其於理數無偏倚而推極人事深得先聖不言之蘊丈宋兩家之說亦最夥殆與予有沆瀣之合者耶是編藏之篋衍數十年昨客海上出以眎翰怡京卿京卿雅欣賞之以授劉氏丈之甄綜古義京卿之表章先哲皆並世所罕予得藉手以報丈尤有欣慨交心者爰舉丈所論列者系於簡端庶後之讀是編者知所從事焉己未日長至金壇馮煦

序

周易集義八卷溧陽强駛原先生著亦馮蒿厂丈出以示予而予授之剛氏者也易自伏羲畫卦文周繫辭其義至矣然春秋以前皆爲卜史之用間有言義理者如子服惠伯之屬然不能詳也孔子懼後世僭易於卜筮諸書不研求其義理易之義幾乎熄於是作十翼示指歸然則後之學易者舍十翼孰從而求之乃漢傳易諸家但言象數夫易生於數而形於象不言象數固不足以見易然不明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尋流而逐末穿鑿附會駁雜支離不於孔子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精

義入神以致用者相去遠乎魏王輔嗣氏始黜象數而言義理然入於老莊於易之義猶未盡當也至伊川易傳作而易理始明紫陽本義語約旨精足與程傳相輔自是以後學易者或知所宗其於孔子十翼之義不至若秦越人之不相謀矣本朝言易者若惠氏張氏皆宗漢學於兩京諸家之說鉤元提要豁然貫通而從事宋學者希如星鳳今先生是書祖述程朱粹然一出於正而又甄采羣籍凡有當於十翼之誼者博觀而約取精擇而詳說亦不暖暖姝姝局於一家之說殆程朱之功臣而惠張之諍友也刻既竟爰述其大旨以詒後之讀

是編者且質之嵩厂丈當亦許爲知言邪己未孟冬大

雪後二日吳興劉承幹

自序

古者聖人畫卦其以象數載理者耶繫辭焉而命之其以理衡象數者耶理不易也而象數則至變寓理於象數以變易者著其不易然後有以盡天下事物之變而妙陰陽不測之神是故易者變易也合理與象數言之也三者相倚而不可離也泥象者鑿任數者小卽執理者亦拘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辭也者理與象數之藏也執一以求而不知合變則无以觀其會通而聖人之意終不可見夫理隨象數之變化以周流而不可測也而聖人序卦必以錯綜卽

於二卦往來上下之閒示變通盡利之道非聖人之意之見端耶故自其變易者觀之若不可爲典要而自其不易者觀之則亦貞夫一而已理固包乎象數而貫之乎然舍象數則无以見理矣況可舍理而逐乎象數之末耶且所謂象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陰陽進退之象也所謂數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引伸觸長之數也後世穿鑿附會之象數違乎理之自然奚當於易耶是故庖犧氏興神物以前民用人知因象數以筮吉凶耳文王周公繫辭以明得失則理著矣孔子贊易益引而近之實徵諸言行之閒使人曉然於象數之載

理以趣時者變動不居之中自有安土敦仁之道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論語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不以易理之著於象變者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乎學者苟宗斯意以求之將震於悔吝之介而惕厲之不暇奚暇他求哉古聖彰往察來以神道設教其憂世也深孔子微顯闡幽以寡過爲心其牖民也切先聖後聖辭有微顯意豈歧耶汝諤性愚才拙少時讀易多所不通廣覽諸家益疑惑不知所嚮及讀程子易傳始識軌涂而猶以爲未足迺鑽研

孔子之傳以別眾說之是非擬變通於微眇酌輕重於毫釐積之久然後恍然於聖人之意无非於紛紜殊變之交示人以知幾補過之道執之固則滯而難通求之深則鑿而反失知其意而平心體之則萬殊萬變自貫於一而无所紛歧然非困心衡慮於殊且變之中亦何自信其道之一哉則玩辭以尋意不敢不勉所從事矣於是綜輯舊聞參以己意不敢泥夫故不敢鑿其新兢兢乎敬宗孔子之傳以定其指歸三易稿而粗成名曰集義知識謭陋非敢謂果有當也然沈潛反復於斯蓋亦有年矣輯而存之聊以誌願學之忱云爾光緒壬辰

四月既望溧陽强汝諤序

周易集義序

例言

易象始於一陰一陽陰陽進退數以生焉而理實處乎先以宰之然既謂之易則理因象數之變易而著離象數以言理非易之道也蓋至變者數至虛者象而至常且實者理也然理无形假象爲形形无定因數而定數无度以理爲度三者合一相爲表裏而易之道行乎其中故虛象无非實義變易歸於不易而神妙无窮由理以推象數即因象數以觀理是爲得之舍理而騖於象數之末是宋人之助長也舍象數而執理以言是子莫之執中也

漢儒易說今多不傳間有存者大抵皆戰國以來技術雜占之說又溺於象數雜以讖緯而不衷於理非復聖人之至教矣惟費氏學號古文易專以孔子之傳爲解而无章句其學可謂正矣然馬鄭輩皆傳其學而異說日滋至魏王氏輔嗣始盡洗漢人之陋雖未免雜以老莊而機巳嚮明矣唐以後言易者大抵從之至宋而程子作易傳乃粹然一出於正言理而不言象數言學而不言占遵孔子學易寡過之旨本其躬行心得者昭示軌涂可謂謹嚴正一矣然專言理言學則於理與象數合變之交未窮其神妙卽聖人作易之意用易之道或

未能一一符合然自是學者識所祈嚮相與講明而推闡之易教於是益彰朱子之言理亦同於程子而稍偏於尙占又頗取邵子之說而詳於象數雖意在補程傳之不足而偏重象占不若據理言學者得聖人垂教之本矣

邵子之學不可謂不精然自成一家而无當於周易其所言象數雖託於繫辭說卦諸傳而實與孔子之意不同夫庖犧作易雖第以象數示人而是非得失之理自在文王周公繫之孔子從而贊之皆因卦爻中所畜之實理以明是非得失所以窮理盡性修人事以合於天

之道與數學迥判兩途故孔子之意卽文王周公之意文王周公之意卽庖犧氏之意非可歧而二之也邵子先天之學乃欲軼文王而遠契庖犧則固越乎周易之表矣謂非智者之過歟其所謂契焉者數而已然卽以數言果契於庖犧氏乎哉

船山王氏謂程子之傳純乎理事周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務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豈不以程傳專據理言學絕不言象占又不解繫傳乎然非知程子之意者也程子與邵子同時邵子方託繫辭說卦諸傳以侈談象數程子慮學者從風而靡浸失易

之眞也故特矯其偏悉屛象占之說而專言學並繫傳亦不爲之解經說有云繫傳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傳不得其意可知是其有所不足也正其謹嚴之不可及爾

古者聖人之作易也用以筮占觀象以辨吉凶而已其所以辨吉凶者亦必有其書如連山歸藏之類大抵未深究理之所以然至文王周公乃徵諸天人之合一揆其變動之時中繫辭焉而命之使筮者明乎理之得失以生其悔悟之心則占與學已合而一矣然人知用以占猶未知敬其學也孔子憂之故贊之以傳明吉凶之

一因乎得失事物之一本乎性命則揲策占象中无非學也又實徵諸擬言議動之閒明示以崇德廣業之道使人曉然於學易所以修身修身始於補過則占與學之相資與學之所當致力无不反復丁甯矣是故文王立其綱周公詳其目孔子畢而張之使人之疑爲高遠者恍然於切近矣苦其精微者灼然於昭著矣所以覺世牖民者至矣蔑以加矣後之學者苟有爲己之心違此將奚宗乎猶欲橫生枝節與鑿空推求皆異端也雖其博奧工於索隱精妙可以前知亦非儒者所當務況膚淺不倫與空虛无據者耶

易之取象非苟爲寓言也意與言之難盡者藉以罕譬而喻焉然其取之所從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迹泥也漢儒必欲究其所從泥乎迹而穿鑿附會不顧理之所安則與聖人之意左矣易用蓍筮占以知來非不任數也然驗贏縮於策之奇耦考吉凶於爻之變動其任數也有度後人必欲盡其毫忽以求前知不計理之得失而專計數之吉凶則逐末而流於術數非儒者所當學矣故以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爻神言象者非易之象也以雜占災異卦氣直日與加一倍法言數者非易之數也易之象數所以明理挾象數以害理者皆易之蔀

也

卦之命名多因爻畫如頤噬嗑與損益之類其尤著者也卽爻之取義亦各因其陰陽時位如剝之貫魚碩果姤之羸豕包魚最易見者也循是以求其理灼然有緒以意逆志无不可得者至其言數如三日七日八月三年之類亦皆以理推之无恍惚難知者故象數生乎理而理寓於象數三者相依如人之形影神也舉神而離乎形影與泥形影而遺其神豈能得其眞乎

談易之失約有三端泥於象也逐於數也託於虛无之理以害理也夫易之理至實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囊括天下之事物无一語入於虛者學者當實徵諸事物體諸身心无物不有卦之象也无時不有爻之義也合三才之道而觀其會通切求諸言動之間以崇德廣業固不可逐末而忘本又豈可厭實而遁於虛哉聖人憂患後世情見乎辭矣是故懼以終始學易之心也擬議以成其變化學易之事也大中至正之教至常也至實也而至變至神之道在其中矣若以爲不足爲而矜奇鑿異虛微精神果安用哉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而意與言遂无不盡者何耶易以卦

爻剛柔時位冒天下之道實有是象實有是情僞則意
非虛懸辭皆切指而又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所以
意與言无不盡也學者苟設身處其位度其時以究其
得失而觀其變通則不啻一身徧歷境之險易常變而
增益其所不能聖人之意與言有不心通而神會者乎
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其在斯乎
聖人之意非有異乎人也知之至明辨之至斷處之至
當人自不能及耳苟平心以體之因卦之物審其位度
其時則辭之各指所之者未始不在尋常意計中也求

中不外乎庸深求則轉或失之矣

古之時凡有所疑必稽之卜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皆然初以爲古人慎重而不敢自信耳及深玩周易之明得失以詔從違者其義深切著明不啻耳提面命焉然後恍然於聖人之以神道設教者其意至深遠也夫當懷疑不決之時臨之以天地鬼神竦動其志氣辨別其是非自非大无道者有不震動惕厲而舍己敬從者乎其易入而不敢違視臣寮之諫諍師友之規誨奚啻十倍此教之所以大而尚占之不可廢也惟古之占法不傳則亦據辭以謀理而已程傳雖言學不言占而

占之理自在也

卦名取象多就卦畫陰陽進退爲義卦爻取象則皆因其時位就事指點非此爻之義盡乎此也舉其大端耳但聖人極深研幾所舉中乎物則雖略示端倪而言近指遠自可旁通无盡若不善讀者泥滯以求則以辭害意而易之用隘矣伊川先生云聖人有聖人之用賢人有賢人之用若一爻只作一用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也此論極精故說易者不可多取實事爲證慮其滯也然象之難明者亦不妨偶借古事以證之但能活看則事可指者情卽可推何滯之有如明

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既濟九三曰高宗伐鬼方聖人亦舉事以達意矣豈此兩爻止此兩用耶

變卦之說至爲紛歧瞿塘來氏專就卦之綜而言最爲精當蓋易之序皆兩兩相對惟乾坤坎離頤大過小過中孚八卦不可綜者錯之其餘五十六卦則二十八卦反復而成以象人事往復之報聖人有因此取象如泰否剝復夬姤損益既未濟之命名尤其彰著者也彖傳亦多就其往來上下明示其意所謂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者其端略見於此先儒雖亦有見及者而未有定解至來氏始盡闢卦變之說而專以綜言之揆之彖傳靡

不符合可謂析千古之疑矣今於彖傳之言變通者皆

從來氏

易者變易也非通其變不足以盡易孔子大象傳專言理言學彖傳則參言合變矣至變易之神妙則於繫辭傳始盡發之三聖之精藴非此不彰程子不爲之解盡慮人不實求卦義託於此而遁虛騖遠也顧繫傳指示用易之方至切近也即其言之微奧者无不道乎中庸實非異端所得託此孔子昭示後世占易學易之大法學者不深求於此則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者不可得而見即於聖人之意亦有所不能盡

矣且正惟慮異端之託也愈不可不爲之解今務本卦義切實發揮卽微與之旨悉引而歸於彰著平易庶幾絕異端假借之緣而得聖人指點眞意昔宋時有僧與焦先生談禪焦不然其說僧舉繫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獨非儒家語乎焦曰和尚莫讀破句感而遂通下尙有天下之故四字在僧遂詘釋老異處正在遺此四字而遁於虛耳若夫託象數以鶩遠者亦智者之過惡可因噎而廢食乎故讀繫傳者苟能本易之實義以求自有深得而无偏弊也

隋書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

河內女子得之今說卦傳有可疑者豈不盡出於孔子
而後人有所附益歟序卦二篇雖非後出亦殊可疑皆
非繫傳比也

左氏傳言易必曰在周易某卦之某可見古人玩易必
通其變以觀之如知莊子言師之臨先引師卦初六爻
辭繼論其象之變以釋之又舉之卦參斷之合二卦以
究一爻之得失可悟參玩之法大抵春秋時易學亦各
有所受多詳於觀變玩占如此類兼觀玩象辭最爲近
理若取左氏所載匯而觀之亦略見古人用易之法至
其語過神奇者必出於後人之傳會未可盡信也

或問曰子言易之理寓於象數當觀其合變以言理是已然玩辭以求卦義所謂今變者於何觀之且已成之卦所著者象耳數何與焉曰難言也易之用九用六豈不取其數之變哉則固欲人知其變而觀其通矣易之序必以錯綜相比豈不取其象之易哉則固欲人觀其易而參其義矣且所以名爲易者果何爲哉非象之易歟數之易歟夫理不易者也然因象數之易亦屢易以就中矣平陂往復象數必然之變也聖人欲以理救其窮而俾不得不變者庶幾有以貞其不變於萬一焉救世之深心於是焉寓顧可忽而不察耶苟深觀於否泰

剝復損益夬姤之交不可恍悟其端乎是故聖人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非合象數之變以求理安見其趣時而貞勝者乎即聖人之意與言亦何由交盡而曲暢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以意會而未易言傳矣

船山王氏著周易內傳戛戛生造盡去陳言其苦心孤詣誠不多覯雖辭失之煩然其恪遵聖軌嚴闢異端獨具卓識而繫辭傳解悉本卦義以立言尤有深契故采用最多其發例中論學一條云易以垂教萬世占其一道耳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惟制器尚象在上世器

未備而民用未利爲所必尙後世非所急耳以言尙辭以動尙變學者之事也故占易學易聖人之用易二者並行不可偏廢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學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筮也子曰卒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言寡過之必於學也又曰不占而已矣言占之則必學以有恆也蓋非學之有素則當變動已成吉凶已著之後雖欲補過而不知所從天惡從而祐之以吉无不利耶故二者不可偏廢尤不可偏尙也居則玩辭者其常也以問焉而如響則待有疑焉學則始終典焉而不須臾離者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徒以占而已矣

則无疑焉而固可遠也雖占學並詳而尤以學爲重其論極切當愜心也

漢儒易說多不傳今之漢學家亦僅據唐李氏集解以紹述其說謂幸有此書博采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魂歸魂飛伏爻神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可推尋而轉詆程朱之說理爲空疏且謂漢儒之說以商瞿爲祖商瞿之說出於孔子又以漢儒好引讖緯亦謂出於孔子緯與經實相表裏而轉置四聖相傳道法之大經於不議何其說之誣歟夫當易

理未喑之時求其說而不得沿習技術雜占之學而穿鑿附會於象數之末無足怪也今漢學家於宋賢闡理既明之後而故欲昧之是非之心安在耶然孔子翼傳闡理至明漢儒且昧而不察又何怪今漢學家之昧昧哉總之學以爲己自能切問而近思學以爲名必至喜新而矜異世之滕口說者皆爲名耳宜其未足與議也程子作易傳使門人日玩一爻必先取各家之說講求討論然後以傳示之非故爲是鄭重也人之於易每挾一高深之意今見平實說理者將目爲老生常談而忽之孰知至中之理不外乎庸哉程子之門人雖不至此

然亦未免疑易之精藴或不止此而未知深省也惟使之徧覽各家疑惑而不知所衡得師說以折中乃悠然有會耳湯潛庵先生云先儒解易特地創解无所依據後人觀玩甚省力卻不加思索只據成說粗心看去此後人所以不及前人也斯言誠中學者之病況易理至平實而櫜括與博聖人之意未易知必先博學詳說之然後反而說約乃能深辨得失而識其指歸若止粗心看去而不博學深思烏能知其意哉

易解自程子之後大抵以理爲主皆原本十翼各竭心思非苟而已也惟著作如林未易徧徵博考今姑就見

問所及擇其精當者綜貫爲解故名曰集義夫爲高必因邱陵居今日說經而必戛戛生造不免好異喜新轉失中正之理然引伸觸長之機亦所時有大抵因舊說者十之七八其自下新義者必於舊說有所疑反覆尋繹於孔子之傳而若有所悟姑效其一得之愚雖不敢自信其果合然非敢妄炫新奇也其專采一家之說有刪无改者則以某子某氏別之其參匯各家之說則渾之其別出己意於舊說之下則以愚案別之其獨出己意與參入舊說者則亦不贅意在省繁就簡而已

周易集義例言

周易集義卷一

溧陽强[illegible]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上經

朱子曰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帙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　王氏曰伏羲氏始畫卦未有易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猶筮人之書也文王乃本伏羲之畫體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極物理人事之變以明得失吉凶之故而易作焉

易之道雖本於伏羲而實文王之德與聖學所自著也易者互相推移以摩盪之謂周易之書乾坤並建以爲首易之體也六十二卦錯綜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純乾純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並立則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爲易之資屯蒙以下或錯而幽明易其位或綜而往復易其幾互相易於六位之中則天道之變化人事之通塞盡焉而人之所以酬酢萬事進退質文刑賞之道卽於是而在故同一道也失則相易而得得則相易而失神化不測之妙卽在庸言庸行一剛一柔之中大哉易之爲道天

地不能違之以成化而況於人乎陰陽者定體也確然隤然爲二物而不可易者也而陰變陽合交相感以成天下之亹亹者存乎相易之大用以蓍求之而七八九六无心之動終合揲於兩儀之象數爲萬物之始皆陰陽之揲夫人之情皆健順之幾天下无不可合之數无不可用之物无不可居之位特於其相易者各有趣時之道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聖人所以顯陰陽之仁而詔民以憂患者存乎易而已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錯綜相易之幾也此易之所以名而義繫焉矣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健而无息陽之性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三畫而成卦以象三才三奇之卦名之曰乾以象天道之健行因而重之而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所謂彖辭也元者善之始也亨者理之通也利者化之順也貞者道之凝也天道至大而難名故獨舉四德以著其功用惟乾有此四德純而不巳知大始而發育萬物悠久无疆也程

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言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理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初九潛龍勿用

畫卦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取其能變易也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所謂爻辭也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愚按聖人立八卦之象以盡意設重卦錯綜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非假諸物象意與言皆无以盡也蓋象虛而事實實則方而易滯虛則圓而多通此易教所以廣大也然則學易

者固不可忽乎象又豈可泥乎象哉如乾卦純陽而取象乎龍則其意多爲聖人而發者故夫子於文言皆以聖人之事明之然易冒天下之道惟學者以意類推因事而利用之无不可通也又如陽爻在他卦雖處初爻多取動而有爲之象乾之初龍德已具乃潛而勿用斯固就時位言之抑亦乾卦六陽自有居上而有爲者初不得位非行道之時如顏子因時有孔子可自安於陋巷斯亦一義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程子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利見大德

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愚按九二剛健中正與九五同德相應利見之占獨二與五同以聖人言之當是舜之升聞歷試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朱子曰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雖處危地而无咎也王氏曰乾乾健之篤也惕若憂其行之過而有戒也厲危也凡言无咎者並宜若有咎而无之也君子希聖

之功竭才求進其引天下爲己任也无所疑貳然剛
於有爲者惟恐動而有咎方乾乾而卽惕若知聖域
之難登天命之難受也君子之德如此其敏以愼而
但言无咎德至聖人猶以无大過爲難也凡言无咎
小大非一此則就君子寡過之深心而言也愚按此
爻先儒皆以位言之而未明其德惟王氏之說近之
竊謂此爻專以德言所以見乾之性情也乾之性情
健行不息君子體之終日乾乾以自修又夕惕若以
自省所謂純亦不已者也故雖危厲而无咎如乾惕
有時而息何以爲聖人乎此不獨九三爲然特因九

三之重剛而發斯義耳如以位言之文王之於殷周
公之於周其當之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以陽處陰居上卦之下已居上卦故有躍象猶
在下而處陰故有在淵之象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此
出處之際進退未定之時惟聖人審幾於介動惟厥
時是以无咎伊尹之幡然就湯孔子之周遊列國其
皆有此象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王氏曰純乾之德積清剛而履天位天下莫測其所

自在已亦非期必而至惟不舍其健行一旦自至故爲飛之象焉豁然一貫而天德全天佑人助而王業成道行則揖讓而有天下道明則教思垂於萬世占者弗敢當學者亦弗敢自信故爲聖人作而天下利見之之象惟君子爲能利見之則雖堯舜周公之已没樂其道而願學焉亦利見也若小人革面而遵路亦可爲寡過之民愚按龍飛在天則雲行雨施澤及天下故爲帝德廣運之象諸卦皆以五爲君位而惟乾之純陽五以剛健中正位乎天位乃爲世運之極隆君德之至盛所謂大同之世垂衣裳而天下治者

乎

上九亢龍有悔

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愚按九三居下之上知危而惕故无咎上九居卦之終窮高而亢必致悔矣夫亢而後悔亦已晚矣當於盛時早慮其亢是以君子貴知幾也若以人之一生言之初爲少而上爲老人至於老往往任情而亢傲雖其所學亦嘗於克己上用功而私意病根未能拔盡矜氣究不能除始猶畏慎自持及老則益自是所謂衰至便驕亦學人之通病也惟君子爲己之學務克己私虛心教善俛焉

日有孳孳年老而學益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庶幾免於悔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朱子曰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春秋傳云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林氏曰乾變之坤雖爲坤之所爲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乾之所爲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聖人不教人即所變之卦以考其占而别著自此至彼之象占正以其有不可同耳 程子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

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愚按船山王氏謂程傳猶沿輔嗣之說與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混其說六爻皆具象數之全乘至剛之德相與爲羣何首何從之有无首无所不用其極也其解象傳又申之曰天德神化未嘗以一時一物爲首蓋其意以爲无首者猶言不見其端耳愚謂王氏之說雖近理而猶有所未盡用九者明所以不用七而用九取其變也六陽皆變如羣龍之神化无端可尋剛而用柔健而用順天德所以至神而不測也觀此而體其用吉孰加焉夫

乾坤爲易之門陰陽闔闢變化无方周易並建乾坤以示資始資生之本又以用九用六推其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處以見陰陽交錯循環无端而凡諸卦之兩兩錯綜者各有其妙學者皆當於觀玩之際反復推尋以求言外之意則所謂盡利盡神自然有會勿第視爲乾坤全變之占而已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卦下之辭爲彖孔子釋之謂之彖傳本分上下二篇

後儒分列各卦以便讀耳此傳文勢錯綜先儒之說似有所未盡愚謂聖人之意正寓於文勢錯綜之間以見萬物之資始於天而待成於聖也大哉乾元之道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故爲四德之首而實貫乎四德之始終乃可以統天道焉雲行兩施品物流形元氣鼓盪物自亨暢也此釋天之元亨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觀六位之時成得其至誠无息之理時乘六爻之道以法天運而參贊之是聖人體天之元亨也乾道本一元變化生萬物即各賦之理以正其性命固不待聖人乃利貞也然天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人物旣生以後或不能保其性命之正以合於太和則失其利貞之理矣惟聖人至誠合天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之化育以保合於太和萬物乃得盡其利貞之理而无所害焉如九五爲承天得位之聖人出乎其類致中和以位育而萬國咸寧也如此說乃字方有著文雖錯綜意自一貫而聖人歸重人事之微指亦顯然矣　朱子曰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旣成則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所以循環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

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傳者孔子釋一卦與六爻之象者也本分上下二篇後儒移置卦爻之下而謂卦下之象爲大象焉程子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見天道也朱子曰凡重卦皆取重義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王氏曰孔子因其象以體其德盡爲學者示善於

陰陽而斟酌以求肖遠其所不足而效法其所優也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卦之垂象於兩間者也而合

同以化者各自爲體皆可效法以利用君子觀於天

地之閒而无非學所謂希天也六十二象自乾坤而

出象有陽皆乾之陽也象有陰皆坤之陰也學易者

所用之六十二德皆修己治人之事以自彊不息爲

修己之綱以厚德載物爲治人之本故曰乾坤者易

之門道從此而出德從此而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釋六爻之辭今所謂小象也陽氣在下君子

處微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以位言之至上而已盈成功者退之候數之盈不可久也必知變通乃可久耳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不可爲首先儒皆謂陽剛不可爲物先然旣目爲天德似无戒以不可爲首之理王氏疑之其解以爲天德神化未嘗以一時一物爲首人能見此則自彊不息終始一貫故足以承天之吉谷氏曰一歲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卽臘之底朔卽晦之極渾渾全全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知其始更不可爲首也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已聖人之御天者此也愚

按二說相近而谷氏之說尤得用九之意蓋天德至剛而其用則柔雖以陽剛知大始然必合坤之陰柔以作成物用剛之迹不可見也且既盈則變盈虛環轉不見其端固不可指何者爲首矣亦豈憂亢以致悔哉惟其善變故至神而不可測也人能知此庶可以承天之吉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他卦彖象之傳而已獨乾坤二卦更設文言以盡其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類推本別爲一篇後儒移置

二卦象傳之下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者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朱子曰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備萬善而所以行之者健而已矣君子能自彊不息是以合乎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子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人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退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朱子曰龍德聖人之德也乾卦六爻皆以聖人之事明之有隱顯无淺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居正中德之盛也然其所以自成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蓋中寓於庸若平常无奇而精密

之功實在於是信謹誠也天德也然其心猶兢兢焉惟恐邪之爲害密爲閑以存其誠焉抑抑乎惟憂善之不至忘其善而不伐焉守約施博如此其德大矣功之及物者亦愈遠矣此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李氏曰乾畫中實坤畫中虛實則誠虛則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愚按九五君位專言功化之盛而於九二則曰君德以見庸言庸行之信謹閑邪存誠止於至善而不自滿假則德自博而化自神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學也一部中庸其義䀣於此二五同德故互相發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敬德修業忠信所以敬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

此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朱子語類云忠信心也修辭事也藴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蔣氏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時字正解文辭終日之義見聖人省察之心无稍間斷也愚按此君子下學而上達之實功所謂自彊不息者如此

乾坤二卦是全易總匯處乾之九三坤之六二是聖學下手處徹始徹終不外乎是道不遠人入德之門豈待他求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程子曰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

則欲及時而進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爲同聲同氣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爲各從其類之義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故聖人作而萬物无不利見也本乎天者氣淸而親上本乎地者形重而親下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從之從古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特患非真龍

虎耳若眞龍虎有不能生風雲者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朱子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

潛龍勿用下也

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去舍也因時出舍於田以道濟天下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三履人位日行其當爲之事不容不乾乾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聖人之行雖決之以義而必自試其所學以驗其幾所以異於功名之士勇於行隱遯之士果於止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不知變故致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朱子曰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

天下无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輕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而化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終日之間无時不乾乾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天體常一而道有變化其寒暑

晦明相承相易之際一進一退如在淵而躍革以漸

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以天德言之惟五居中而應乎天位乃天天之大德敦化所以行時生物之主宰運乎上而雲行雨施皆自此出也以君道言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位與德合故曰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偕極則窮故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谷氏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者有變而无常

之意天道不是變換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聖人不是變換焉能使仁義禮智各有其節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處故曰乃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朱子曰始則必亨理勢然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程子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大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朱子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愚按剛健中正二句似指二五而言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旁通猶言曲盡曲盡其義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承六龍以下則爲九五而言也九五爲乾之主宰天以雲行雨施亨萬彙聖人居天位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溥其德澤而天下太平也自

乾元者以下四節申明象傳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之德既成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初九之德雖成而猶未敢自信以位言則隱而未見以道言則行而未成謂方在隱居求志之時不即見之成能也君子自修之序本不急於見功是以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王氏曰學博則聚古今之理於心問審則擇善而辨

所宜從寬謂容物而不自矜仁則推愛之理而順乎
人情學問至則百王之法惟所損益寬仁施則百姓
之情皆可上達宜爲天下所利見雖未履天位而君
德備矣古者世子入大學以親師考道天子卑服而
親康功田功皆以養成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謂陽爻陽位惟其位非中不在天不在田時之
危也行之乾乾亦重剛之意剛者非但勇於任事實
則嚴以持心知時之不中不恃其健行而防其所行

之過操心危則行不危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朱子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或曰下卦已剛而此復剛故曰重剛亦通不在人者三爲人之正位四出其上危地也六爻兼三才而兩之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三與四俱爲人道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

進退之機當揆之天時審之人事而非可遽決疑而自試必得其所安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子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天而天同之後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朱子曰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牿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

剛不知止居高而不肯下亢也進退以行言存亡得喪以遇言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朱子曰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李氏曰再稱聖人者歎美用九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朱氏曰亢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則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

者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頽然委順之謂坤一者耦也陰之數也此卦三畫皆陰以象地道之順承故名之曰坤因而重之則其德柔順之至矣凡卦多取象於物理人事而乾坤獨以德立名故周易並建乾坤爲諸卦之統宗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以柔順

爲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陰所以滋物而利之然因此而滯於形質則或有失其正者故利於牝馬之貞順乎乾以爲正也後得主鄭氏喬氏皆謂當從文言傳以主字爲句利字應屬下兩句讀鄭氏曰坤配乾者也坤之德即乾之德乃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有終爲健故曰利牝馬之貞坤道從乾乾爲坤之主故先則迷而後則得其所主西南得朋者萃類以從陽以人事君之道也東北喪朋者絕類以從陽渙羣朋亡之道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喬氏曰坤惟合乾故得主得主故西南東北皆

利方得朋喪朋皆吉事妻道也臣道也妻從夫臣從
君而已矣程子曰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
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離
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沈氏曰
文王繫辭皆言人事示人法天之學也乾道廣大故
祇以元亨利貞四德言天道所以尊乾也至坤卦特
以君子有攸往句明示天下學易之道且以見六十
四卦繫辭之旨无非爲君子謀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
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甚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

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何氏曰君子之行以陽剛爲主以陰抗陽故迷而失道以陰順陽故得所主而不失其常蓋陽爲主陰承之此天地不易之常理也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後代終也喪朋者斂羣陰以避陽先无成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來氏曰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也　王氏曰

六十四卦之變動皆人生所必有之事抑入心所必有之幾特用之不得其宜則爲惡故雖乾坤之大德而以剛健治物則物之性違以柔順處己則己之道廢惟以乾自彊以坤載物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餘卦之德皆以此爲統宗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數六爲老八爲少故陰爻稱六陰之盛也程子曰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朱子曰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其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朱子曰魏志作

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朱子曰馴順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沈氏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德方方也含萬物而化光大也坤之道至簡也至靜也承天而行順物而成初无假於修習也唐氏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无德以乾之德爲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爲德故不習而无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

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承豈習而後利哉項氏曰六二全具坤德孔子慮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慮人不曉六二何由无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

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子曰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而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愚按自古聖賢不矜不伐皆其知之光大也知光大者知天下事既爲分所當爲力所能爲雖任其至勞止於至善不過自完其分耳方

且兢兢焉惟恐不克完其分焉何敢居其成又何敢怠於終乎彼有一善一功而遽沾沾自喜人或不知則侔侔然推諉而怠於終皆其識之闇小未知分所當爲者无可矜亦不容諉耳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朱子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謹密如此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愚按六四當坤道之革而重之以坤又居上之下以陰居陰皆非可有爲之會存見才求譽之心咎卽隨之欲求免咎必先韜晦謹密

如囊之括其口可免咎則亦无可譽矣徐孺子之不談時務管幼安之深戒露才其得括囊之旨乎漢季之清議譽之所歸卽咎之所集其未知括囊遠害之旨者乎括結之也坤虛而容物囊之象也重陰之閉括之象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能愼如此則无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陰以在下爲正坤之地道獨以屬二

故六五爲在上而稟陰德者居中自下深厚而美自

見則吉矣芮氏曰此聖人正告六五以自處之道而示以趨吉之方也陰之居陽卑之踰尊此非常事時適然耳然陰旣居陽則遂忘乎已之爲陰卑旣處尊則遂忘乎已之爲卑反道敗常而禍患生矣五順體而得中雖居尊位常有抑損自下之意譬猶衣裳之名制旣定即有時尊裳如衣而裳者自安其爲裳不敢恣肆於高貴之上此大吉之道也愚按六五以陰居高位而有中正柔順之德能自抑而不驕者也故有黃裳之象陰居高位而能如此吉孰如之以坤道言可爲后妃之吉占即以君道言推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之心雖在崇高而抑然自下豈非元吉之道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以陰而居陽處中內蘊陽明之美故曰文在中所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王氏曰陰亢已極則陽必奮起龍陽物也于野卦外之象陰陽各有六位坤六陰畢見則六陽皆隱而固在此盛而已極彼伏而方興戰而交傷所必然矣陽之戰陰道之將治也而欲奮起於沍陰之世則首發大難不得辭其傷矣坤卦純陰其道均也而中四爻

皆君子之辭惟初上以世運之幽陰爭亂言之蓋乾坤各有其德不可相无初慘而不舒上淫而不忌是以冰之堅玄黃之血成乎世運之傷然卦體純而不雜則亦天數自然之致非人事之有愆故堅冰龍戰皆不言凶馮氏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王氏曰六陰皆見於象窮極而无餘陽必起而乘之

愚按陰陽之極而不得不變者勢也故乾坤上爻皆

謂之窮然陰陽之性不同陽過則亢而致災陰過則

驚而必戰即以人之性情驗之亦可見也

用六利永貞

朱子曰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

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

俱變者其占如此辭陰道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

則能永貞矣愚按陰以從陽爲貞變而爲陽則從陽

之德益固故曰利永貞陰道以此爲利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爲大陰爲小陰皆變而爲陽以大終也程氏曰陽

之極不爲首是无始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終始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固如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體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然惟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是以能致養萬物含弘光大故又贊坤道之順承天之施行不違時此坤德所以配天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冰霜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愚按順字實有深意人之非心邪念其端甚微若順養將去不覺積小

成大其機至易如水之下流甚順不早迎而遏之將有橫流之害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自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王氏曰存之於體者曰敬制之於事者曰義內以持己言外以應物言

主敬則心不妄動而自无曲撓行義則守正不遷而事各有制天下皆敬服之德不孤而行无疑矣所以不習而无不利也六二居中得正敬德也順而不違於天則義行也故為坤德之盛而君子立德之本也愚按地道承天故不習无不利君子體之主敬以復其性存義以踐其形亦所以承天也苟內外有所偏倚則德孤矣敬以行義主一无適而敬非虛懸義以昭敬擇精行篤而義非襲取敬義夾持內外相濟而无所偏倚德自日甚而不孤蓋其主敬所存集義所生左右逢源而達乎天德豈待習而後利哉此與乾

卦九三皆示人以入德之門乾卦言誠而此言敬敬之凝即誠之所由立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雖有美含而不敢暴其美惟知代上以終其事而不居其成功三爲坤道小成而不居其成純乎順也蓋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必賴坤繼而終之曰代有終則并其終亦非所敢有也地道妻道臣道莫不然也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地之道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四以重陰居上卦之下與他卦近君之位不同夫坤

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天

閉而不施地閉而不納於時爲堅冰於世爲无道能

隱者斯賢也雖有嘉言善行不當表見以取譽惟括

囊晦藏則雖无令譽亦可无咎言當謹守也張氏曰

括囊蓋内充其美待時而有爲者陽舒陰閉故孔子

發天地閉之義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

出也括囊之謹庸有害乎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王氏曰六五黃中之美與二合德敬義誠於中形於外无異致也故曰通理端己以居位而盛德表見以充實其安貞之體則美既在中而威儀之赫喧文章之有斐美无以尚矣坤无君道以二爲內美五爲外著君子闇然日章之德也愚按坤之六五諸家皆不以君道言是也然古之諸侯以臣道而居一國之主位聖如周文王賢如衛武公其文在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不與斯象合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朱子曰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葢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苪氏曰陰疑于陽必戰未嘗云陰與陰戰也不言陽則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稱龍以明陽之有在也陰雖極盛能與陽戰然猶是陰耳固不能離其類而變爲陽也故稱血焉稱血以明陰之傷也然但稱血則又似陰之獨傷者故又曰其血玄黃以象陰陽之兩傷也陽傷矣然猶以玄黃二字雜

係之其血之下者以明陽雖傷猶隱之而不忍正言其傷也非孔子深見周公扶陽抑陰之心亦不能發明詳盡如此　王氏曰陰陽非有偏至之時剛柔非有偏成之物故易之序錯綜相比合二卦以著幽明屈伸之一致乾坤並立屯蒙交遯合異於同而經緯備大小險易得失之機互觀而益顯乾坤錯以相應也屯蒙綜以相報也此周易之大剛以盡陰陽之用者也餘卦倣此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其字象屮穿地發生而未遂之象此卦初九一陽生於下九五出於其上有出地之勢而上六一陰復冒乎其上故爲屯冬春之交陽氣動而欲達復有風雪凝寒遏之不得暢天地始交時理數自然也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方屯之時未可遽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蓋即指初九而言時際艱難資其剛健之才動以濟險也楊氏曰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勿用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故利建侯愚按文王

繫彖據六爻之得失以立言周公作爻辭凡卦之主爻其象多因乎彖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寧

始交謂繼乾坤而爲陰陽相雜之始也屯之卦畫陽一交而處下再交而陷於中蓋天包地下而氣入地中地中之陽動於下地上之陽郎感而爲主於中其在草木則陽方興而欲出之象以卦象言之則雷動雲興爲天地蒸變將施澤於物而未行之象故屯繼乾坤而爲陰陽之始交也難生陽鬱於陰而未能通

暢也震動於坎險之下亦艱屯之義然能動乎險中陽剛不爲難阻震雷鼓動積陰散而爲雨則和氣滿盈於天地之間而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貞也非貞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貞固貞固乃能致一而其用自神也天造猶言天運謂天欲開治之時也草草創昧蒙昧也不寧謂當憂勤惕厲陽鬱於陰萬物未覩王業草創蒙昧未開所恃者初九動而有爲宜建之爲侯以感人心而濟險又當憂勤惕厲未可安意坦行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陰陽初交未即成雨所謂屯其膏也經綸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雷以開導晦蒙分陰陽之紀雲以翕合陰陽聯離異之情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運天下於一心猶治絲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解其紛而使就條理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難進之貌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而能有爲者也方屯之初苟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貞以固其志凡人處屯鮮能守

正所以失義而不能濟初以動而有爲之才能居正以固其守得濟屯之道者也初九本成卦之主故承彖辭以利建歸之彖言利建者其事也爻言利建者其人也磐桓利居貞亦即勿用有攸往利貞之意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陽剛居下雖以時未利而磐桓不進然爲震之主當屯難之世欲震動羣陰與之交感以濟九五於險則志在行正而非坐視時艱觀望不前也陽貴而陰賤以剛陽之才而能自下於陰柔所以能大得民而建屏藩之績沈幾以觀變居正以俟時屈己以下士干

古濟屯之道不外是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朱子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迴不進初非爲寇也乃求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矣程子曰二當屯世雖不能有濟而居中得正有應於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淩故爲難也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

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乘剛爲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易之取義如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時而爲剛陽所逼故有此難然守正不移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乃得反其常而與正應合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當震體之成以柔居剛而坎險在前雖有貪求妄動之心而才不足以自濟又上无應援將安之乎

如卽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之險必有虞人導之否則入於林莽中車絓馬阻而无所獲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三柔而无銳往之象類知幾而能止故可勉以君子之道然體震而躁進不保其能舍故有往吝之憂大凡處危地而能見幾无不可轉之理特患貪而妄動則智以利昏而甘自陷耳聖人導以轉敗之幾又警以從欲之吝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求進而不知險惟貪於從禽而躁動也非知幾之君

子能无吝以致窮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與初應而又上承九五未能專其所適故有班如之象求婚媾初來求也柔而得正初所宜求求而決往四之順德也雖若才弱不能濟屯初以剛明之才爲之正應應其求而倚以濟事吉孰大焉求婚媾者初也二以非應而不字四以正應而往吉出處之宜如是夫

象曰求而往明也

屯難之時尤貴識所當從六四知初九之正應有剛

明之才然猶必待其求而後決所往焉非君子性定知明孰能與於斯昭烈三顧而諸葛乃許以馳驅其庶幾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膏澤也九五雖有陽剛中正之德而陷於險中无能利於所往蓋雷動雲興而時雨不降之象魏氏曰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爲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趙氏曰我方在險德澤未加於民下爲羣陰蒙昧未孚唯當寬

其政教簡其號令使徐就吾之經營乃可得吉若驟
用整齊振刷之術人皆駭懼凶孰甚焉故新國用輕
典愚按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君位世所望以濟屯
者也而陷於險中膏澤不得下施如王者當屯難之
時內患可虞外憂未靖惟恃初九一爻動而相濟又
闊遠不居左右如一旦求大正於物則陰險爭衡變
生肘腋必致凶矣然非一无所正也就其小者因勢
而漸導之默化潛移而人不覺久之而大者亦漸以
正也夫居尊位者施澤之權在已苟施之得當天下
景從矣卦惟初九有濟屯之才而不得其位九五如

能沛其恩膏寵以巽數虛己以從之則膏不屯於初矣而凡初九得民之道皆歸於九五而膏不屯於天下矣又何患屯之不濟哉此卦之所以利建侯而尤以得民爲重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光大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六以陰柔處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往所以有班如不進之象夫陽方興而已履乎中位上六獨懷異志以相難初既得民五膏盈滿豈能終遏

之哉時過勢傾惟自悲泣而已難人者終必自受其難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陰留於陽生之後勢不能久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昧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蒙昧未明之象但以柔得中而下應乎二可不終於昧故有亨通之道二以剛得中治蒙之道屬焉故內之而稱

我童蒙謂五也五雖柔暗而居止體又得中應二如人之方童理未曙而欲亦有所閑止故能用二以發其蒙也程子曰二以剛中爲五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其誠求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筮决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愚按瀆則不告卽養蒙之正術利於貞固守之論語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

正同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子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

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

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

矣胡氏曰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

中耳朱子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志未應而遽欲

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

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愚按君子誨人不倦而

師道必嚴剛中裁物正所以善誘彼志在躐等不能

以三隅反而復以一隅問者乃全求諸人而不求諸

已愈瀆則愈蒙其不告也乃即所以養其正也蓋童

蒙之時天眞未散性度未偏特蒙昧而未能深思耳

以瀆則不告者抑其輕躁之心絕其誕慢之習而導

以深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聖功夫聖者无所不通

之謂以純一未發之蒙養其正而導以思使之自得

壹此不懈可以至於无所不通豈非作聖之功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王氏曰不曰山下有水而曰山下出泉者泉者水之

源所謂純一不雜者眞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

壅於沙石豈能遽進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

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

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

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

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程子曰初以陰暗處下下民之蒙也發下民之蒙當

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王氏曰不辨之於早不懲

之於小則蒙之難極矣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

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愚按聖人尙德

不尙刑而此乃以用刑爲利者示遏蒙於初不可縱

也初以陰暗居坎險之下錮蔽之深不可以理喻是

必教之而不率者也與童蒙之可以順導者迥異非

以刑惕之其蒙不可發也聖人之正天下也防微杜漸明罰勅法嚴於發蒙之初正以成其後之寬也刑豈聖人所得已哉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程子曰治蒙之初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毋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愚按程子謂刑乃所以教是也然必教之不從而後以刑儆之未有遽以刑爲教者也學者當善會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程子曰包含容也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朱子曰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愚按一爻而有三象者易之所包者廣聖人略舉其端以示人一不爲少三不爲多引伸觸長在人善會耳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子曰二五剛柔之情相接故能行其剛中之道楊

氏曰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克家耳李氏曰聖人恐九二以師道自居或失臣子之義故以子克家戒之愚按天下莫親於父子欲明相得无閒之義故不以君臣言而以父子言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程子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欲舍正應而從之是猶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其身者

也无所往而利矣愚按九二雖羣陰所宜從三有正
應若舍而從之則非正矣屯之六二中正故能固守
今三以蒙而不中正之陰而乘剛必不能保其躬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程子曰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六四困蒙吝
胡氏曰六四所居所比所應皆陰困於蒙者也蒙豈
有不可發者不能親師取友其困而吝也自取之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程子曰實謂陽剛也愚按天下惟遠仁賢而自棄者

甘爲人下而不辭是以不可化誨而終困於蒙吝孰甚焉

六五童蒙吉

王氏曰五以止體柔順得中有純一未發之象故謂之童蒙以柔中純一德安其所止而下應九二之剛明虛中以任之所謂能自得師者也故吉李氏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辭多吉蓋君以剛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之

通例愚按李氏之說甚得易意如此爻柔順居中才若不足以濟而下應九二之剛中有虛己任賢之象殷之太甲周之成王恭己以聽伊周而天下自治吉孰加焉人君苟能虛己任賢雖蒙昧如漢後主猶足立國於割據之時况中主而當平世乎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子曰舍己從人順也降志下求巽也愚按以此任賢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

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愚按治蒙之道輕則用刑大則用兵上九當蒙之極以剛居外有將象焉故曰擊蒙越境攻人曰寇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上雖處不得不用兵之時而居止體有不欲窮兵之象不利爲寇利禦寇者言不宜越境攻人但當捍禦外侮擊去其蒙而已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愚按卦惟二陽羣陰所順者也九二包蒙於內上九擊蒙於外不必

擊者則包之不可包者則擊之外寇之蒙不容不擊者也雖勞民以禦之上下自無不順從所以利也如欲黷武以攻人則上下之心必不順師未出而可知其不利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子曰需待也乾剛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五居君位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故利涉大川朱子曰涉川尤

貴於能待則不欲速犯難也愚按需之爲義甚廣然必我實有可濟之道而遇時勢之未可速濟安於義命從容以待時則其待也有可待之實所以有光亨之理但守其貞正自可逢吉迨夫功深時至向之所需今无不濟矣若當需之時而欲速則不能有孚光亨失需之正反不能達矣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程子曰需之義須也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

行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其義不至於困窮矣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旣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王氏曰雲氣烝而上升于天未能成雨需之象也君子斂則有功无所用需惟其于飲食宴樂也可以飲食宴樂矣而猶需之故酒清肴乾終日百拜而後舉逸逸之譸後天下而樂雖享天下之奉而無縱欲敗度之㣲此則所宜需者也凡大象取義多與卦象不同若仍就卦象言則與九五爻辭複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程子曰初最遠于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愚按初之時未可進而其位有可安惟居易以俟其義自不困窮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于平曠之地不犯難而進且能安處而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孫氏曰人惟中无常主或爲才能所使或爲意氣所動或爲事勢所激雖犯難不顧耳所以不失常最

難愚按君子之需時也以義志雖有需而安靜自得
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程子曰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
沙雖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二以剛陽之才而居
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
害終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程子曰衍寬綽也愚按二以中道自處乃寬綽不至
于犯難雖小有言不以介意故終吉否則惟口興戎

競于小言亦足致患安能以吉終乎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程子曰泥逼于水矣既進逼于險當致寇難之至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之象故致寇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外謂外卦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幸災在外雖致寇自己而進不進之權亦在已苟能敬愼善處猶可立于不敗之地險易之機間不容髮聖人發明占外之占示人之意切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朱子曰血者殺傷之象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而得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愚按四以陰柔居險體而乘三陽之上陽必見攻是需于傷害之地也出自穴者四柔而當位有順象而無競心能自平其險以聽三陽之進不啻出乎險以避之也順以從時所以不至于凶若有競心恃險而不出則危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柔居柔順以聽陽之進故能出自穴而无凶咎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於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居於

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王氏曰五以陽剛居中得位雖在險中而下有九二同德相孚是能盡需之道者夫事之當需者如學之幾化治之垂成君子未嘗弛其勤敏之心然有不得不聽其效之自至者故以需于酒食形容安以待之之象有不遑暇食之勤乃有需于酒食之吉斯時也笙簧酒醴從容揖讓於廟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爲近功者是謂得需道之正而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張氏曰內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所以需合于貞而得吉中正即孚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處且見其飲宴非耽樂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入穴之象其說不一而義多未安愚按外卦坎體二陰皆有穴象四曰出自穴而上反曰入于穴者四當三陽之衝故出自穴順以聽陽之進也上居穴外而有下應之意故入于穴俯以俟陽之來也速者主召客之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故

曰不速之客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需當需
之極无復有需亦既安之若命矣然窮則變變則通
理之自然夫惟妄進而不安于需者乃終窮耳上六
安于處險雖有九三之應而无致其來之意可謂能
固窮者矣豈意不速而來者且有三人焉斯眞意外
之遭逢矣上既柔順能虛己敬之然可獲吉未嘗非
君子處險之道也人苟能守分安命敬愼自持往往
有不期之遇亦自然之理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朱氏曰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位而不

應三陽同類敬其一不敬其二則需之者所失大矣

象辭去其三人止曰不速之客來者爲上六也上六

於二於初爲不當位也當位而應則得一人不當位

而兼應之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三

人言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朱子曰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

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此險而彼健皆

訟之道也愚按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而陷

於陰中之象終凶上九之終極於訟也利見大人九五之中正居尊也不利涉大川以剛乘險也卦辭取象大率皆因卦畫故爻辭亦往往相協其有不同者易之所包者廣聖人因其時位之變通而隨事指點在學者善會耳夫訟之道固貴有其孚實惟有孚而窒塞不得通乃不能已於訟也然訟既待決於人能保其必勝乎宜有惕于中戒謹而輟訟乃吉若務欲求勝而終極其訟必有凶也利見大人乃可辨其是非不利涉大川戒其蹈於危險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險而又健是以訟也剛來而得中者來氏云需與訟相綜需上卦之坎來居訟之下卦爲來於內而得中是也來氏曰以某卦自某卦來者其說起於虞翻後儒信而從焉小變其說者則有之未有指而闢之者不知文王序卦以六十四卦相錯綜錯者交相違拂綜者如織帛之綜一低一昂更番上下之謂也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不可綜則以錯並列其餘二十八卦反覆爲五十六卦故曰綜如訟與需相綜剛來得中乃坎覆之陽爻來于內而得中也說者乃曰訟自遯來失之千里矣愚按來氏之說妙在自然推之諸卦所謂往來上下之象皆无不符合似深合易義聖人變通鼓舞之意即可于此見端其他卦變之說皆可屏置矣後凡言卦變者皆從來氏

九二以剛

自外來而得中故有孚陷于陰故窒然雖不得已於訟而有惕中不過之義是以吉也訟非善事終遂其事則凶故曰訟不可成以理言之訟者揚人之惡損己之德煩上之聽增俗之偷兩廢其業深結其仇雖得不償所失此豈君子所樂成者哉尙中正者九五中正之大人在上訟者利見之以辨是非也入淵者冒險興訟必陷其身與以剛躁乘險而陷入深淵者无異故以不利涉致戒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水本乎天旣降而下則違行而與天分絶矣世之訟

者皆始暱而終疏始合而終離者也君子觀象知訟不興于訟之日而興于作事之始凡作事必預謀于始謹愼周密以絕訟端則訟无由生矣夫謀始之義廣矣若事之不當與人之不可交弭釁之萌杜爭競之本皆貴知幾于早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胡氏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此小有言與需不同需乃人不能不小有言此則不得已而小有言也愚按初雖險體而以陰柔居下非健訟者也當訟之初訟端尚可解雖不

能无事倘能不永所事小有爭辯之言不至終訟是以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不能謀始以絕訟端惟有止訟于初不竟其事爲上策雖不得已而小有言志在辨其是非而无爭勝之意其辯易明也初柔下而上有陽剛之正應故其象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程子曰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訟者也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

不克也俞氏曰九二以剛居柔故不克訟逋逃也既

逋則近已者皆无連坐之患故曰邑人三百戸无眚

愚按歸而逋即取剛自外來之象言退處于下以自

匿也邑人三百戸指下卦三爻而言災自外至曰眚

九二爲下卦之主主苟好訟則邑人皆被其害矣九

二以剛居柔處中雖險而與訟猶知不可勝而逃遁

則凡其邑人皆可免意外牽連之禍言三百戸无眚

見保全之衆也若務求勝而不知退其貽害可勝道

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知義不克歸而逋竄猶可免禍若不知自

反則禍患之至如掇拾而取之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程子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

剛之閒危懼非爲訟者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

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終必獲吉也

柔從剛下從上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或從王事

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項氏曰舊德坤也坤之

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

事皆六三舊辭故聖人引之以實其義所以發凡起

例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六三爲上所訟上終訟之人不可與辯三貞守舊德含章不變自无訟理或不幸而與爭王事則明其事理而讓其成功以存從上之體初以訟爲所事三之王事亦爭辯之事爾愚按古之仕者世祿凡士之有田祿者皆先世之德澤所遺六三居下之上而上有正應故有食舊德之象然處險而介二剛之閒雖守正而不免危厲夫家富而食厚祿衆之所忌易致訟也惟守舊居正兢兢惕厲不與人爭終可獲吉若從王事則止可任其勞而不可居其功如欲居功則亦不免與人

爭猶非深於避患之道也蓋不必告訐之風爲訟
有爭競之心亦訟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項氏曰從上吉謂從上九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朱子曰卽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
有訟象以其居柔又健而不險故又爲不克而復就
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程子曰四以陽剛而
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
者无與爲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又居柔應柔

亦能止之義命爲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卽命爲

復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

貞所以好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

安貞爲安貞則吉矣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其正理也項氏曰九四變爲六四則以柔居柔

既安且正長无好訟之失矣故曰復卽命渝安貞不

失也此亦以渝字發逐爻自變爲四千九十六爻之

例也

九五訟元吉

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元吉大吉而盡善也趙氏曰大人在上平諸侯萬民之訟至于遜畔遜路而息爭吉孰大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愚按訟元吉者謂訟者見之則元吉非徒以聽訟爲能推其中正之道必也使无訟乎象所謂利見大人即此中正之大人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程子曰九以陽居上

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强窮極于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至受命服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子曰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愚按如漢之上變唐之告密皆健訟之尤而受服者也然雄猜之主雖一時欲藉爲耳目而賞之心亦薄其爲人必无敬禮之意且害人者人亦害之甫以健訟受賞旋以被訟見褫理所

當然勢所必至即以漢唐之事驗之有一倖全者乎

聖人之垂戒非空言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朱子曰師兵衆也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

咎愚按師之道以正爲本九伐之法道在正人之不正以義而動非黷武也丈人謂九二剛中之德爲壯猷之元老才德足以服人以之臨戎戰則必勝故吉也王者順天致討得征之正又命將得人而免乎凶危然後无咎不然師之興咎之府也五雖順正與二爲正應然柔勝嫌於不斷或委任不專則小人且乘之以徼功僨事故彖辭雖爲吉占而有戒意焉蓋兵者不得已之用貞而不吉既以病國殘民吉而不貞又爲貪功啟禍免此二者庶幾无咎聖人貴生惡殺固本靖民之心於斯見矣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王氏曰人眾則桀傲貪殘者雜處不一且兵强易驕以逞惟以義動者能用眾而不詭于正斯三王所以王也程子曰二以剛而得中道六五應之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胡氏曰毒之一字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王氏曰水由地中行各歸其壑而无氾濫之虞惟地之大足以容畜也君子用此道以撫衆民以静畜動士藏於塾農藏於畝工賈藏於市肆智愚頑廉兼容并包養之以不擾使之咸遂其生各得其所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程子曰初師之始也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蘇氏曰以律者正勝不以律者奇勝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故曰凶胡

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愚按初爲出師之始以律則嚴而有制失律則輕而无禮勝敗之機將於是判可不愼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惟以律也千古行師之道孰不以律爲先乎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程子曰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胡氏曰在師中吉无咎卽卦辭意也中則无過不及所以爲貞在師而中所以爲丈人故師六爻唯九二吉无咎愚按九二以一陽而統羣陰處乎險中將在軍之象也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二剛而得中得制勝之道故吉用兵危事雖吉免咎而已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子曰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于氏曰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

谷氏曰不曰威而曰懷見王者用師之本心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子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倚信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王氏曰三不中不正而居二之上是二爲主將三躐而尸之也凡任將不專偏裨擅命權不出一者皆輿尸也軍旅何所聽命乎其取敗必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吴氏曰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程子曰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爲失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民生之害然後奉辭以誅之如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而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相州之潰是也胡氏曰長子即象所謂丈人也自衆

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孔氏曰以中行是九二居中也使不當謂六三失位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朱子曰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愚按當論功行賞之時賞恆易僭賞僭則懼及小人故有勿用之戒此其義所包者廣所謂小人凡才勝於德器小易盈者皆是也使之開國

承家將作威福以虐民恃勳勞而亂政非所以安天下並非所以全小人也然有功不賞何以服其心戒以勿用者謂當以厚賞酬其勞而不可假以權耳且策勳行賞之時正志得氣驕之日不特有功之小人易邀濫賞也即无功之小人亦競貢諛徼恩亂政之端將於是啟雖聰明之主鮮不悅而墮其術中自古撥亂中興之主勤勞數十載僅得成其功旋以用小人而敗者多矣可不戒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楊氏曰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用小人則害

及民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

也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王氏曰相合无閒之謂比此卦羣陰類聚而一陽居

中履天位羣陰之所依附无有雜閒之者故爲比凡

物情之險阻皆生於睽離比則吉之道也原本也筮

擇也君子之交以道合而无所暱故曰周而不比比

非能无咎者也乃此卦羣陰統於一陽其本所擇而

順從者乃乾元之德奠於正位而永固則以德以位

皆所宜比因而不失其親雖比无咎矣九五爲羣陰之宗主則雖自二以外非其正應爲不寧之方而近說遠來皆相託以歸附惟上六獨處於外志欲相亢而受後至之誅是以凶蓋擇主者審之於初而不可懷疑貳於既審之後臣之從君弟之從師皆此道也愚按原筮元永貞蓋專指六二而言二與五爲正應原當筮時而定其比之正是以无咎不寧指初三四三爻後夫則指上六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所以爲吉者以其比五而輔之也下順從者陽既居尊羣陰不敢亢也言下順從則上六有不從之意可見也九五剛中得位有可親比之道本所當從擇爲主者故相比而无咎天下不安而求安者方來歸之上下皆宜應也而獨有後至之夫不早抉擇乃猜阻以致凶窮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先王觀比之象以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鄢氏曰地上之水異源同流畎澮相比以

比於川九川相比以比於海如萬國諸侯大小相比

而方伯連帥率之以比於天子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六居下而遠於五宜有咎也然當比之始卽識所

比易見孚信故无咎顧相去旣遠始雖易孚未必入

而无閒必篤其忠貞使誠信充中而溢外若物之盈

滿於缶中則上鑒其誠而深相結納將有異數之寵

過於所望者故曰終來有它吉如竇融之於光武之

類是也隗囂彭寵則皆後夫矣沈氏曰以二體言則水

土相比水性潤下下者得之最先初處順之始有率

先歸順之象地之最下者有先得水潤之象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直指初六爲言見比之道貴定乎先審諸義而知所當比即致誠以比之自相合無閒其吉之來有非初意所及者若初无誠信迫於勢而後從其誰信之此初與上所以吉凶相反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程子曰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郭氏曰比以九五爲主而六二正應爲主於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至外率天下以歸王也

愚按比以九五一陽爲主而六二柔順中正爲內卦之主獨與五爲正應自內卦含羣陰而知所當比尤得其正而吉觀三之比匪則知二之貞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內而獨得正應於外不失比之至道卦辭所謂原筮元永貞者即指此爻蓋本能筮擇而比得其人即已亦不自失其正也

六三比之匪人

二應五固爲比得其人初四之應猶非必不可比者也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豈可比乎故爲比

之匪人也不言凶者雖有比上之心而以順體居二與四之閒不至終於比匪所謂不甯方來蓋謂此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所比匪人牽連受累其害无窮有追悔无及者不亦可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應初而承五不內比於初而外比於五舍同類之朋以比於剛中之主乃得正而吉也二與四皆比於五二應五在內卦故曰比之自內四承五在外卦又舍內之應而上比故曰外比之外內雖異而

得其所比則一也故皆言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五有剛中之德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也
六二與五爲正應天爲合其比也六四舍初而從上
人能擇所比也安勉不同然皆正而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居尊得位以統羣陰光明洞達無有私暱比道
之至顯者也三驅者天子之田不合圍三面設驅逆
之車缺其一面不務盡獲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
自然來比來者受之去者舍之亦如田獵三驅縱前

禽而聽其失要何損於大順之治哉前禽指上六而言邑人則指下三爻言之五與二應因其柔順得中之德任之以內比故羣陰知所託雖一隅未靖而人有定志自无驚擾乘釁之憂故不勞警誡而吉也於此可見王者重內輕外不勤遠略而務安其民邇安則遠自至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以不偏爲善故貴正中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爲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爲順也上使

中者五雖周徧撫下而獨應柔順得中之六二使內

治根本之地故邑人安帖自不以外患爲虞此漢高

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王氏曰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爲世所棄宜

其凶也程子曰首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終善矣

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其終

者也故比之无始至終則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失其道終復何保顯比之王

者雖舍之不治終必自潰故舜舍三苗三苗終竄凡

不度德相時而好自異者類如此